七日談（澳門篇）

「叫天」與「嘎調」

穆欣欣

「叫天子」，是一種聲音尖亮的鳥，實為雲雀。「雲雀之聲」是形容一個人嗓子好、歌聲動聽，還讓人想到雲雀高飛、向天而鳴的身影。

前一陣子追完內地電視劇《雲雀叫天錄》，講述皮黃藝人孟金福十八歲「出科」，從武丑到武生再唱到老生行當，獨步菊壇開宗立派的故事。

人生如戲，戲更如人生。孟金福歷經坎坷，「出科」未幾，遭小人陷害被梨園公會摘牌後逐出京城，靠唱「粥班」（鄉野台子的流動戲班）維生。後回到京城，生活剛有起色，卻遇喪子之痛，再次離開戲班淪為有錢人家看家護院的保鏢；他堅持自我，鑽研自成一格的老生行腔與唱法，起初不為梨園界接受，更不為梨園「大老闆」認可，他的聲腔被指為「亡國之音」……

導演鄭大聖來自影劇世家，母親是黃蜀芹、外祖父是黃佐臨。他憑藉執導的電影《密檔》新獲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擊敗了《南京照相館》《給阿嬤的情書》。

個人認為《雲雀叫天錄》可看、好看，拍出了時代的古意。

據《南方周末》專訪報道，劇組參考檔案復原二十套傳統戲服，並按一比一比例重建民國戲樓。全劇共有二百七十六處京劇唱段及表演場景，梨園風俗也得到細緻呈現。鄭大聖說，電視劇開拍前後，劇組安排了三個月的京劇訓練。對有過京劇科班訓練的演員，力求把他們身上的「記憶」找回來；而對於沒有戲曲基礎的演員，則從身段、唱腔和咬字上打磨。

唱戲的人受過長期的專業訓練，體態、眼神和氣質都別具一格，卸下戲裝，在人群中仍然「打眼」。作家畢飛宇曾寫文章描述崑曲表演藝術家柯軍的站姿像一桿標槍：「這是一個真正的帥哥，黑西服、黑皮鞋、黑領帶，目光炯炯。關鍵是他的站姿，筆直的，像一桿標槍插在了大理石的地面上。」

《雲》劇演員為何要在拍攝前後接受京劇訓練？不只為了台上的唱唸做打，也為了讓他們在台下舉手投足時，都能讓人相信這是一個唱戲的人。那份氣質，並非全靠「表演」而來。

熟悉京劇史的觀眾，會想到電視劇有譚鑫培的影子，一些關鍵情節和譚鑫培藝術生涯的標誌性事件直接對應。劇中也有譚門後人參與。譚孝曾為譚門第六代嫡傳人，任該劇藝術顧問。第七代傳人譚正岩在劇中飾演的那桐，是一個愛戲到了不可救藥之地步的人。

譚鑫培本名金福，祖籍湖北江夏，出身梨園世家。叫天之名，由來是譚鑫培之父譚志道的外號，譚父演漢調老旦兼老生，嗓音狹而高，調帶悲哀，像「叫天子」的叫聲，故而得了這個外號。梨園行裏，兒子沿用父親藝名是慣例，往往在前面加個「小」字，故譚鑫培初有「小叫天」之稱，成名後人們就省略了「小」字，直接喚他「叫天兒」。

據史料記載，譚鑫培先天條件並不好，個子矮、身形瘦、眼睛小，嗓音窄。按梨園行話，祖師爺似乎不賞他飯吃，即不具備當演員尤其是唱老生行當的條件。據說，劇中飾演孟金福的演員張一山，在拍攝人物造型照時，譚孝曾夫婦見之一驚，說：「老祖您坐，我們只能站着。」

從「祖師爺不賞飯」到伶界大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傳奇故事。

譚鑫培由武生改唱老生，京劇史中記載是三慶班班主程長庚（人稱「大老闆」）建議：「汝之口頗大，不宜演武生，宜掛髯而唱老生。」

譚鑫培曾在三慶班演出，受到班主程長庚器重，也向他學戲。關於程長庚如何看待譚鑫培的唱腔，梨園有一段著名軼事。《說譚鑫培》轉引《伶史》的記載，說程一方面擔心譚的聲音太甜，近於「柔靡」，一方面又預料他日後會獨步梨園：「惟子聲太甘，近於柔靡，亡國音也。我死後，子必獨步，然吾恐中國從此無雄風也。奈何奈何！」

譚鑫培聽了，提到前面還有孫菊仙。程長庚卻說，孫的嗓音雖然壯，味道卻不如譚的甘甜醉人，並勉勵他說：「子其勉之，三十年後，吾言驗矣！」

這段對話流傳有不同文字版本。徐城北先生曾在《中國京劇小史》中，以小說化筆法重述這段故事：他寫譚鑫培與孫菊仙一同去探望病中的程長庚，由此帶出兩代梨園人在唱法上的分歧。

程對譚的評價有褒有貶，卻也流露了對後輩的賞識。這種既有分歧又有提攜的關係，也讓人想到《雲雀叫天錄》中的孟金福和大老闆。劇中兩人討論何為「生」、何為「忠孝節烈」：「生」要濟世安邦；「精於技藝是忠，敬重師長為孝，克己守禮為節，不屈於惡為烈。」

孫菊仙是票友出身，學程長庚，嗓音直大洪亮，斬釘截鐵，忽收忽放，人稱「孫大嗓」。庚子年間和義和團有瓜葛，議和後擔心慈禧秋後算賬，便去了上海。他和譚鑫培、汪桂芬被譽為老生「新三鼎甲」，喻示着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老「三鼎甲」時代的逐漸遠去。「新三鼎甲」，以譚鑫培成就最盛，也印證了程長庚所說，孫菊仙的嗓音不及譚「甘能醉人」。

京劇史的分野以譚鑫培為標誌，從此顯現出今天我們看到的京劇的形態。何止是京劇史的分野，譚鑫培也是中國電影史上佔有重要席位的一位，他主演的京劇成就了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那是一百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電視劇中還有大男主在《四郎探母・坐宮》「叫小番」一句翻高音，創出「嘎調」的情節。直到今天戲迷們看這齣戲，也是期待這句嘎調，它成為衡量演員唱功的標準之一。梨園界也流傳譚鑫培之孫譚富英在天津演出，嘎調沒唱好，被戲迷喝倒彩的傳聞。

曾有外地京劇團來澳門演出，安排的是折子戲片段，包括《坐宮》的片段。我原以為演員會唱完那句嘎調才下場，誰知台上直接省略了。後來見到演員，我直言不諱：「我還等着聽『叫小番』呢！」豈料對方更是直接：「我們不知道澳門還有懂戲的！」



◀京劇表演藝術家、譚鑫培後代譚正岩表演《定軍山》中的經典唱段。 資料圖片

憶王孫·武夷山



藝苑草

凱文

蘭香岩骨作丹霞，
絕頂武夷遍野花。
溪繞九曲潑墨崖。
透窗紗，
不見紅袍不問茶。

山藏書院野人家，
宮觀庵堂共絮裟。
裊裊香燭散無涯。
霧如紗，
闖越城頭見落鴉。

註：武夷山位於福建省西北部、閩贛交界，既是首批國家公園，也是中國為數不多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這裏保存着同緯度最完整的中亞熱帶原生森林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極其豐富，被稱作「昆蟲世界、蛇的王國、鳥的天堂」。武夷山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蘊，是朱子理學搖籃，朱熹長期在此講學。這裏有大量古文明遺存：懸崖上神秘的架壑船棺（懸棺）、漢代閩越王城遺址、大量古代摩崖石刻；儒釋道三教都曾在此留下足跡。武夷山也是茶文化聖地：是烏龍茶、紅茶發源地，大紅袍、正山小種聞名天下，其中武夷岩茶（大紅袍）製作技藝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遺產裏的中國之二）**



▲茶農在武夷山佛國岩一處茶山採摘茶葉。 資料圖片

那支古老的搖籃曲，有人在傳唱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手機刷到一個小視頻，黑龍江齊齊哈爾富裕縣一片白雪皚皚，北國小城冰雪風光與我身處的翠綠葱蘢的南方都市簡直是兩個世界。就在這個周末，有一支電視台攝影隊將遠赴富裕縣三家子村拍攝專題片，筆者是這次拍攝工作的幕後工作人員之一。其實我非常想跟隨攝影組飛到這座北國邊城，去張開雙臂擁抱漫天飛雪，同時亦想去尋找十幾年前那次難忘的田野調查逗留過的那間村頭的草屋，可惜手頭上有其他工作，分身乏術，和這次故地重遊的難得機會擦肩而過，只能囑咐帶隊的Z小姐「多帶一些富裕的雪花回來」。

三家子村位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裕縣友誼達斡爾族滿族柯爾克孜族鄉，地處松嫩平原北部。這裏曾是清代通往墨爾根（今嫩江市）與愛輝（今黑河市）古驛道的重要節點。據記載，該村始建於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當時跟隨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抗擊沙俄（雅克薩之戰）的部分清軍水師官兵退役後，在嫩江邊定居墾荒。最早定居於此地的水師後裔為計、孟、陶三姓人家，因此得名「三家子」。村民以滿族為主，同時也聚居着漢族、達斡爾族及柯爾克孜族等多個民族，各族群在長期共同生活中融合出獨特的邊疆文化。由於當地交通閉塞（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才修通前往縣城的公路），村落長期與外界隔絕，使其成為全國最後一個完整保留滿語口語的天然「語言島」，被譽為「中國滿語活化石」。

筆者十多年前那一次去三家子村，就是跟隨黑龍江大學滿語研究所的幾位學者去做田野調查。二〇一一年六月初夏，藍天如洗，我們驅車從哈爾濱出發，途經大慶、齊齊哈爾，大約五個小時到達三家子滿族村。在當地有關部門協助下，村中十幾位老人家在村頭一間被保留下來的低矮茅屋和我們見面，他們身穿傳統服飾，雖然有點舊但尚算整潔，分坐在炕邊或一排木椅上，透過翻譯用滿語和我們交談，其中一名婆婆應我的請求唱起滿族搖籃曲，古老的旋律和歌聲把我們帶回遙遠的歲月，同行的各位學者錄音錄影做筆記，忙得不亦樂乎，唯有我對滿語滿學是完全外行，卻被這種恍若時光倒流的氛圍深深感染。回港後寫了一篇短文記錄之行，題目叫做《這支古老的搖籃曲會成為絕唱嗎？》。

三百多年前滿人揮師入關，南下入主中原，有清兩百多年，滿語滿文化與漢語漢文化融合，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滿語滿學與清史的關係密不可分，在中國歷史上佔據重要一頁。可是由於種種原因，一個時期以來，滿語傳承後繼乏人，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極度瀕危語言」。而另一方面，滿文典籍、清代檔案與歷史文獻保存豐富，是滿學與清史研究的重要載體。當時，黑龍江大學滿語研究所是內地極少數堅持滿語滿學研究的學術機構之一，但因為經費有限，人才難留，難以對數量以噸計的滿文檔案文獻展開全面及系統性的研究。就在這個時候，時任黑龍江省政協委員的港商高佩璇，在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的指引下，展開搶救滿語、培養滿學人才、系統研究滿學的資助計劃。一個潮汕籍港商，從此與千里之外的滿族文化結下不解之緣。當年饒公不僅促成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與黑龍江大學合作，還親自出任「滿族文化搶救開發研究」項目學術委員會顧問，筆者亦機緣巧合成為團隊的一名義工，因此才有機會去了一趟三家子村。

忽忽已過十五年。當年受惠項目資助升讀滿語專業的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都早已畢業，有的成為滿學研究的生力軍。經過各方不懈的努力，滿語滿學被國家列為「冷門絕學」，受到高度重視，黑龍江大學滿語研究所在幾年前升格為滿學研究院，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在本月初成立內地第一家「冷門絕學」學院，研究範疇包括滿語滿學。電視台攝製組冒着入冬的風雪直奔黑龍江三家子，去追尋這個港商與滿語滿學的故事。不知道村頭的那間草屋是否還在，但當年我聽到的那首滿族搖籃曲，肯定不會成為絕唱。



▲十一月四日在黑龍江仙洞山梅花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拍攝的梅花鹿。 新華社

萬物皆可人類學？



文化什錦

海龍

人類學在西方是一門顯學。在歐美高校，它是一門公共課，幾乎所有大學都提供這門課程。人類學的本質是研究人類起源、文明起源，並比較從史前至今所有的文明形態。它的課題宏大且迷人，因而自文藝復興到現在，它在研究人和宇宙關係上成就卓越。

中國在二十世紀初引入「人類學」（Anthropology）這個術語，它看上去很炫，但其實我國典籍從先秦就有跟人類學脗合的概念和研究實績。很可惜，引入人類學課程後歷經戰亂和社會動盪，它在中國並沒得以充分發展。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它才獲得重生，近幾十年間發展迅速。

其實，人類學在歐美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二十世紀起，兩次世界大戰影響了它的進程。但二十世紀後半葉人類學作為一種富有啟發意義的理論形態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持續發力，幾乎引領了從思維科學到哲學和應用科學的所有領域。近三十年它以井噴的方式爆發，幾乎佔領了所有學科的制高點，形成了以「人類學」名目統御各個學科領域的局面。如果說，經典人類學本來研究分支為四大領域即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史前學—考古學和語言人類學；但隨着近年知識爆炸和各類時髦學科領域的繁興，人類學被各種學科強行嫁接，頗有「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局面。它被裂變成了幾十個學科。「人類學」似乎成了一頂時髦的帽子，被搶着戴上了各個科目。一時間，人類學成了點鐵成金的噱頭，幾乎所有當代學科都被冠以人類學的名目如「城市人類學」「醫學人類學」「反戰人類學」「設計人類學」「廣告人類學」「建築人類學」「時裝人類學」「心理人類學」「殖民人類學」「法醫人類學」「犯罪人類學」「生育人類學」「營養人類學」「賽博格人類學」「數字人類學」「虛擬人類學」「網絡人類學」「生態人類學」「感官人類學」「植物人類學」「海洋人類學」乃至「批判人類學」「反人類學」……不勝枚舉。

人類學被這樣廣泛接受甚至濫用，並非它的福音。剛開始它似乎自帶高大上的學科光環，戴上它猶如戴上了護身符，有種「高級」和「異域」的驕人氣場。但是如果只有唬人外貌卻沒有內涵，這個名詞就容易被庸俗化，搞成氾濫和貼金、銀樣鑞槍頭的虛空招牌，其結果並沒有真正提高學科聲譽，反而辱沒了「人類學」的真義。

近年來的各種搶貼人類學招牌的現象值得深思：人類學似乎是一個筐，它什麼都能裝；人類學又像是一個大染缸，它什麼都能染，沾上了仙氣就成了人類學。更可笑的是，人類學成了一種蘸汁：它什麼都能蘸，不管什麼食材被火鍋一涮，蘸上了「人類學」就儼然新鮮有賣點，色香味都提高了不止一個檔次——自然，價格也就上去了。一時間人類學成了百搭，似乎萬物皆可人類學。

但可惜，做科學研究不是烹調和搶貼招牌，它需要非凡的努力、艱難的探索和睿智的思考，而且需要坐得起冷板櫈。做人類學研究最不能來虛的。

幾年前內地學界突然熱鬧了一陣子「元宇宙」，各種刊物突然如雨後春筍般拉大旗作虎皮全是這個術語。可是曇花一現，它來如風去無蹤，陡然又消失不見了。這件事凸顯了某些學人趕時髦、崇拜洋人的淺薄和不自信。某些心虛沒底氣的人要用競相抄襲唬人卻不知所云的名詞來證明自己「沒有落伍」，對人類學的這種畸形追捧也有同樣讓人擔憂的因素。

從學術發展上講，對一種學科無知的貶損推拒和盲目尊崇拔高「捧殺」都無異於將之推向末路。眼下人類學這種過度繁盛的蕪雜現象實乃學科之災，特別是對這樣一門綜合性研究原始理論的思維學科。人類學發展有它自己的傳統和規律，科學研究有其嚴肅性和原創性。一種理論受到普遍關注是好事，但是如果把它泛化或者庸俗化則會損傷其科學意義。這樣搞下去，怕是真要搞成「末路人類學」啦。

識者認為，與其在這些名詞上貼金搞噱頭，不如在原始理論、田野工作研究和探索上多下些功夫。人類學應拒絕時髦，杜絕各行各業藉此攀親玩弄名詞，不搞花拳繡腿。它需要像鳳凰涅槃那樣浴火、提煉、燒卻雜質，回歸初心，成為研究人和人類文明的政治科學。唯其如此，我們的學術才能真正進步、才能作出真正貢獻、創造出真正的人類學研究的中國體系。